

随笔写天下

晓凡 / 著

春风文艺出版社

1997年 / 沈阳



晓凡小传

晓凡，当代诗人，1937年4月7日生于沈阳，祖籍山东。现任辽宁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兼《当代作家评论》杂志主编。著有《灿烂的青春》、《小熊远征》、《神马》、《树叶并不都是绿色的》、《美的诱惑》、《晓凡诗选》、《诗歌创作技巧问答》、《裸体的日本》等作品集多部。



中国作家看世界

荷兰街头



访问著名的日本筑波大学。作者的儿子、女儿都曾在这所大学的研究生院攻读学位。





著名日中友好人士加藤荣一、加藤节子与晓凡全家同登日本阿苏火山。

晓凡夫妇与其子、女团聚在日本名园——偕乐园。





在俄罗斯女诗人尼娜家中做客

作者在东京会见著名日中友好活动家清水正夫先生。





在日本箱根雕塑之林露天美术馆。

德国海利希·伯尔写作庄园。作者在这里寓居月余。



目 录

怀念.....	1
山野鸟.....	4
日本性格.....	10
学士会馆.....	15
洗尘晚宴.....	19
真诚爽快的日本作家.....	22
静悄悄的朝日新闻社.....	27
怪杰市村.....	30
德国市长.....	43
小镇上的婚礼.....	48
女大学生们的公开的隐情.....	57
夜探“富士美”.....	68
美丽幽默的德莱丝小姐.....	73
她为爱情飞到中国.....	76
新鲜而神秘的人和事.....	78
浅淡的忧虑.....	82
占 领.....	86

奈良之神.....	93
大选行动.....	97
一水之隔.....	104
雨前送伞.....	108
加藤夫妇.....	118
秋山的微笑.....	121
寺田章与寺田和子.....	1 29
一个负疚愧悔的日本人.....	136
遥望神户.....	139
跨国倒爷.....	143
乡村花店.....	168
献 花.....	172
长寿国里短命人.....	180
波恩圣诞节.....	185
白星星.....	188
鱼猴宴.....	196
中国饭店与“ 中国王君 ”.....	200
在田崎健司家.....	205
盆景.....	208
到伯尔别墅去.....	214
台湾同胞吴小姐.....	221
寺田君的文化追求.....	228
日本朋友的“ 跟踪手帐 ”.....	230

怀 念

1

我深情地怀念那个地方……

那是一个很大的院落。

那里没有雕梁画栋的建筑，只有草木结构的日本房舍；那里没有名山大川的雄浑，却有小桥流水的灵秀；那里没有现代的市井喧哗，却有千金难买的静谧与安详……

中国作家们客居那里，都觉得比住在日本国的任何地方都更舒展、更快活、更真实、更自由，更有一种居家过日子的安然与闲适。

然而，那里绝不是一个避世超尘的所在，甚至可以说它是一个民间信息场。日本乡村、世界各地已经发生、正在发生的大事小情、好坏消息，都会不失时机地通过各种传媒载体传送到这里，然后再以口头方式的最佳时效，洒向四面八方……

这里是日本国茨城县鹿岛郡牟田町大和田1010——耳之

会本部所在地，市村一卫先生的家。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我之所以深情地怀念那个地方，是因为那里有“仙”，那里有“龙”——那里有仙山圣水般清亮的耳之会，那里有龙腾虎跃的耳之会的会员诸君。

2

耳之会会员几乎都是日本乡镇的平民百姓。日子富裕了，他们却依然奉行类似中国哲人古训“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那样的人生哲学，比先前更加关注人类命运和星球宇宙的所有事情了。

十年前，他们自由结社，并为自己的社团起了个标新立异的好名字——耳之会。我敢说，这样的社团名称，绝无仅有，举世无双。这名字像它的所有成员一样，直率、朴实、亲切、真诚，表明了他们侧耳倾听天下事的渴求心理。

于是，众多的作家、学者、教授、议员、大臣、社长、记者、科学家……应邀来到这里，向好学而知天命的耳之会会员们阐释过去、现在和未来。

《战前与战后》、《中国近况》、《现代史中的日本与中国》、《农业形势与农协》、《明日法律问答》、《参与中国革命的日本人》、《靖国神社问题》、《霞浦之水的问题》、《家庭教育论》、《透视朝鲜问题》、《食文化与教育》、《水户学》、《健康与教育》、《文学原论》等几十篇博大精深的论文，都是耳之会例会上的讲演稿，而后发表在报章杂志上的。

于是，耳之会会员们的视野、心胸更开阔了，地球仿佛随

之变小了。

他们总是在探询：大和民族、日本国和我们的星球是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昨天已经过去，今天正在发生，要紧的是紧紧把握未来……

3

我从1986年率中国作家代表团访问日本，结识耳之会诸君，算来已有6个年头。这期间，中国作协的3个访日团组中的十几位作家，先后作客耳之会；我也多次与耳之会的朋友们相会在中国的北京、上海、杭州、成都、沈阳、大连和日本的东京、水户、土浦、镰仓、箱根……

6年来，每逢想到耳之会，谈起耳之会，我的记忆中立刻凸现出耳之会会员们的鲜明形象：年长的，年少的，沉稳的，机敏的……正像武井邦夫教授给我的信中所说的那样，他们都像《水浒传》英雄一样具有独特的、令人难忘的个性。特别是那位个子高大的市村一卫顾问，更叫人一见不忘。他那略显修长的面容，不是在沉思，便是在微笑，总是以长者智者强者的情态面对每一位会员。他和他的挚友们携手创建耳之会的壮举，必将载入日中文化交流和日本农民运动的恢宏史册。

鹿岛郡牟田町的耳之会本部呀，我深情怀念的地方！

时值中日邦交正常化20周年前夕，欣逢耳之会创建10周年，仅以上文为贺。

山野鸟

一位日本老人对我说：“现今的孩子们真像一群山野鸟，成天到晚这里那里扑楞楞地飞，这里那里唧唧喳喳地叫……”

用这话形容日本儿童，是欣赏和赞美，还是与此相反？

我没见过山野鸟。在日本城市和乡村，鸟类几乎成了绝对少见的吉祥物，有时两个人相遇，一方会高兴地告诉另一方：“今天真走运，一路上我遇到三只鸟。”

是日本人特别喜欢鸟吗？似乎不是。由于日本农村和城市园林长期使用化肥、农药、除草剂、杀虫剂，给各种小生物带来了毁灭性的灾难：益虫益鸟和害虫害鸟一起被杀死。所以现今任何一只小虫小鸟都成了稀罕物。这样看来，那位老人把孩子们比做山野鸟，显然是一种欣喜快活的比喻了。

日本儿童确实像小鸟一样活泼可爱。无论在操场、体育馆、游泳室还是在家里，他们总是那么说说笑笑，蹦蹦跳跳；就是在课堂上，他们也同样无拘无束，自由活跃。

我曾访问一所名叫德宿学校的乡镇小学。我们到达时，学生正在上课，穿过长长走廊，只见墙上地上都是一尘不染，特

别规整洁净。路过每一间教室，都可以听到讲课声、演说声或是欢笑声，似乎每间教室都不那么肃静。在五年二班的教室外，校长和教头（相当于我国的教导主任）把正在上课的班主任请到走廊里说明情况之后，我们一同换上拖鞋，进了教室。

教室很大，学生不多，点名簿上只写着二十七名学生的姓名。在黑板和讲台的左右，分别陈放着钢琴和学生手工与作业展示台；后边留有很大的空间，差不多占去教室的一半，是学生们室内游艺活动的天地。这里的桌椅摆设很特别，不是单人独桌或双人一桌，而是总共只有四个马蹄形的大台桌，三面坐人，围拢在一起听老师讲课或展开讨论。班主任介绍说：上课时并不要求学生双手置于背后……而是要求孩子们集中精力思考，还允许学生在老师讲课时随时发表自己的不同见解。见解正确，立即报以掌声；说错了，免不了引起同学的笑声，所以课堂上鸦雀无声的时候极少，倒总是那么热热闹闹。几位中国作家在后边的客座坐下来，老师继续讲他的膳食营养课。老师在黑板上挂出一张彩色的胡萝卜画图，介绍它的营养如何丰富，含有多少维生素，结论是一定要多吃胡萝卜。坐在第三台桌上的一个胖墩男孩站起来说：“老师，就算是不吃胡萝卜准能死，我也不吃它，我宁肯用药物救命，也不用胡萝卜救命，因为我一吃胡萝卜就呕吐，吃多了准能把肠子吐出来……”说话时一脸痛苦状，引得全体师生哄堂大笑。老师笑着说：“你的体验和选择也许都是对的，可是并不能据此推翻胡萝卜营养丰富的科学结论。你说呢？”没等小胖墩作答，孩子们齐声高喊：“哈依！（是）”小胖墩吐吐舌头坐下了。

午休的铃声响了，孩子们唧唧喳喳地洗手、漱口，很快返回台桌前，等候营养教师配制的快餐盒。来访的中国客人同孩

孩子们一道用餐。餐盒里有一只鸡蛋、一杯牛奶、两根香肠、两片火腿、一点土豆沙拉子、少许生菜、一块点心、一片面包还有一个苹果、一杯桔汁、一块巧克力。校长说，每天午休饭都变样，逢周六公布下星期的食谱并印发给学生家长，要求家长安排早、晚饭菜时与学校的午餐内容衔接搭配。

我问校长：“学生们的午餐费要收多少钱？”

校长说：“免费供应。两国的教育体制不一样，收取费用的办法也不一样，听说贵国是大学生免交学费，校方还发给助学金，小学生要交学费。我们这里恰恰相反：大学生要交昂贵的学费，小学生免交学费，还要免费供餐，每年免费发一种乐器……”

我请靠近我身边的四位学生谈谈他们在这个世界上最崇拜谁？

孩子们反映机敏，争抢着回答。

一个叫山口的女生说：“我最崇拜一部电影里的动物美容师。她对小猫小狗都那么仁爱，对人一定更亲切，我长大以后就去当动物美容师……”女孩说得严肃认真，大家反倒笑了。

第二个回答的是男生，鼻梁上架着深度近视镜：“我最崇拜人造地球侦察卫星，它眼睛最尖，世界上任何一个角落里的东西它都能看得一清二楚……”

“客人问你崇拜什么人，”同学们七嘴八舌地打断他的话，“可卫星是物不是人呀！”

“那……”小家伙往上推推眼镜，“那我就最崇拜制造卫星的人！”

第三个回答的又是女生：“我最崇拜我的老师。”说着，调皮地看了看穿西装、扎领带的班主任老师。

“老师有什么可崇拜的！”胖墩男生抢着说，他下意识地看看老师，“老师没有我爸爸力气大……”

我笑问：“你是不是最崇拜你爸爸？”

“对。他最有力气，最会干活，是最像农民的农民……”

“你长大了想干什么工作？”

“像我爸爸一样当农民！”

坐在我对面的一个“小不点儿”女生不以为然地说：“你说老师没什么可崇拜的，你爸爸也没什么了不起！”

我问“小不点儿”：“你最崇拜谁？”

“小不点儿”一言以蔽之：“我最崇拜我自己！”

听到这出人意料的回答，班主任走过去，抚摸“小不点儿”的头顶。

返回校长室的时候，石山眼校长说：“本校的方针是培养天真、质朴、明朗、有上进心的孩子。诸位已经看到，天真的孩子们正在朝这样的目标前进。最令我头痛的是他们经常在交通肇事中遭遇不幸……”原来日本农民家家有汽车，乡村公路上车多路窄，加上一些驾驶摩托车的“暴走族”风驰电掣般地开飞车，这些交通公害经常像杀虫剂威胁各种益虫益鸟的生命一样威胁着孩子们的生命安全。就在4月29日庆祝天皇诞辰时，男生根奇和女生新村，先后被汽车撞成重伤，新村被送进省城水户市立医院，俊秀的小姑娘脸部缝了七针才脱险。

校长为难地说：“本来，‘经济上不向家长求资助，管理学生尽量不给家长添麻烦，孩子们有过失绝不向家长告状是我的办学信条，可是当交通公害危及孩子们的生命安全的时候，我只好向家长求助，以便共同进行安全教育，教他们行路防身的本领；有时候甚至要求家长像小学生一样写出《如何注意交通

安全》一类的命题作文……”

校长的话唤起我的记忆：前些时住在新堀宏家，就看见女主人新堀茂子在和她上小学四年级的儿子同时埋头写作这类文章，完稿后家长和学生交换阅读。家长写出有特色的文章，还要收入不定期的家长会会刊《家长文选》。一般是学校要求学生阅读什么课外读物，家长也阅读什么书，并以所写读后感与孩子交流心得，指导阅读。在《家长文选》第三集上，就载有新堀茂子长达三千字的《读 鲁宾逊漂流记 随想录》，足见家长与学校配合得多么默契。

告别德宿小学时，校长石山眼先生送给我们每人一本《德宿小学概貌》，说：“谢谢来访，希望各位记住德宿学校，记住这些小鸟一样的孩子们……”

归途的汽车上，我翻阅《德宿小学概貌》。这本资料有大杂志那么大，用雪白的道林纸印刷，详细记录了这所学校从1890年建校以来96年间的历史变迁，内容翔实完备。特别是印在扉页上的《德宿小学校校歌》更给人许多联想：

我们像绿色森林中快活的小鸟
我们在这里那里轻轻地唱着
我们微笑着围成一个大圆圈
啊，明亮和睦的德宿小学校

像笼罩着彩霞的筑波山
我们的身上阳光灿烂
我们手挽手肩并肩欢快跳跃
啊，喷吐着芳香的德宿小学校